

错缝的表情 在完美时代与瑕疵的一次和解

□毛洪亮

近日,一只缝错表情的小马仔意外走红各大网络社交平台,这款本应销毁的残次品,触动了千万人内心深处某根隐秘的弦。而它走红的原因,只因本该上扬微笑的嘴角,被倒置错拽成了嗔怒的模样。意外走红的它,不再只是流水线上的残次品,而是映照出时代集体无意识的镜面。这看似偶然的错缝,究竟揭露了怎样的生存真相与教育悖论?

我们生活在一个崇拜完美的时代。从工业革命开始,标准化模具就试图套在一切事物之上。现代教育体系更是这一思维的延伸,它如同精密仪器,将千差万别的生命修剪成统一规格的合格品。分数是刻度,排名是标尺。我们追求标准答案,崇拜完美履历。庄子曾感叹:“凫胫虽短,续之则忧;鹤胫虽长,断之则悲。”而我们今天,却在不断续短断长,把所有独特的生命都塞进同一个模具里。

这只小马的出现,像是对这个标准化时代的温柔反抗。那弯错缝的嘴巴不是缺陷,而是一个生命过程的真实印记。它让人想起教育中最珍贵的可能——那些在标准答案之外的思考,那些不被期待却充满灵感的瞬间,那些失败却勇敢的尝试。

王阳明说“事上练”,真正的认知来自实

践过程中的全部体验,包括那些被标记为错误的部分。那只小马的拙与真,都在提醒我们——如果教育只追求完美的结果,而恐惧过程中的所有偏差,那么它培养出的,或许只是一批批精美的复制品,而非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。

龚自珍在《病梅馆记》中,痛心于文人画士按照自己的审美扭曲梅花的自然生长。今日教育是否也在制造着同样的“病梅”?我们修剪掉孩子的旁枝,纠正他们的偏差,把他们塑造成我们心中完美的模样,却忘记了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绽放的方式。

从社会生存释义看,这只小马揭示了现代人最深层的存在困境——在整齐划一的社会期待中,个体的独特性被不断消磨。而那道错缝的马嘴,却成了它不可复制的身份印记,它之所以被追捧,恰恰因为它的不完美。

这只小马给我这个教育人带来了深刻启示:真正的教育,或许不是把每个人都塑造成毫无瑕疵的完美作品,而是帮助每个人发现并接纳自己独特的生命纹理。那些被我们急于纠正的错误,那些不符合主流节奏的迟缓,那些无法被标准化的异想,可能正是构成“我之所以为我”的最核心部分。

在这个意义上,教育的最高境界,不是

消灭所有错缝,而是教会人们如何与自己的不完美共处,如何将生命的瑕疵转化为独特的力量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伤痕,我们这代人,或许正生活在完美主义的重压之下——完美的形象、完美的履历、完美的人生。而那只缝错表情的小马,像一道小小的裂缝,让光透了进来。它告诉我们,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毫无瑕疵,而在于真实存在。

真正的成熟,是能够坦然接受生命中的各种错缝,并理解:正是这些不完美,定义了我们是誰。教育的最终目的,应该是培养这样的人,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不完美而自卑,也不会因为他人的不完美而苛责。他们懂得欣赏生命的多样性,在标准化的世界中,依然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棱角。

爆红的小马最终会被我们遗忘,如同所有网络热点一样。但我相信,它留下的思考却会持续:在一个追求完美的时代,我们如何安放自己的不完美?在标准化的教育体系中,我们如何保护生命的独特性?

也许答案就在那道错缝的针脚里——当我们不再试图掩盖所有错误,当我们学会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,我们才能真正地、完整地活着。

作者为舟山南海教育集团(南海实验学校)校长

那些读过的文字与现实的相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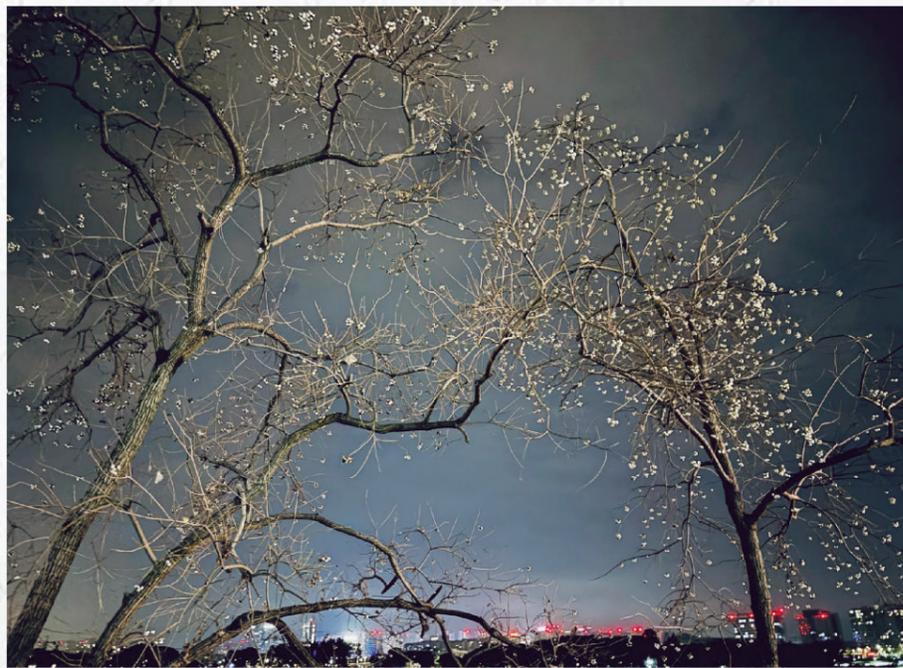
□邹碧艳 文/摄

前两天出差,偶然看到几棵立在江边的树,在夜色里站成墨色的剪影。细碎的白花缀在枝丫间,像撒了一把星子。朋友告诉我,那是乌桕树。

“乌桕树?”这个名称,立刻让我想到了郁达夫《江南的冬景》一文所记:“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,红叶落后,还有雪白的桕子着在枝头,一点一丛,用照相机照将出来,可以乱梅花之真。”这段文字,与眼前的树影叠合在一起,这才发现,原来是多么写实多么贴切的描写呀!郁达夫真是写景的高手。

记得第一次读到他《故都的秋》,读到那段“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,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,看起来既觉得细腻,又觉得清闲,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儿落寞”,也是刹那间让我的记忆跌回到中学时代,自己作为值日生在清晨的校园里扫地的情景。那时,校园的道路还是黄土铺就,我握着竹扫帚清扫,帚尖划过泥土,留下一条条细细的蜿蜒的纹路。看着这样的纹路,年少时的我心里也有着说不清的情绪,但我寻不到合适的字句来表达。直到多年后与这段文字相遇,才发现郁达夫先生早已替我把那份朦胧的心境妥帖地写了出来。直到那一刻,我记忆中关于那个清晨的片段,才仿佛有了落地的感觉。

我曾举起手机定格金色朝阳斜铺校园路面的瞬间,史铁生《我与地坛》里那“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,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”的句子,便顺着光流进心里;我曾刷到风吹麦田翻涌金浪的视频,张孝祥《过洞庭》“更无一点风色”的词句忽然在脑海中浮现:原来风不仅有声,更有“形”有“色”。这是洞庭湖的风该有的形态、气息与光影。



感谢那些读过的文字能与现实有一次又一次动人的重逢。那些句子,曾经不过是纸上的符号,我们只是隔着书页想象那些陌生的风景。但那些句子里已然预存了念想和心情,像埋在心底的种子。当某一个场景、某一段文字恰好契合,种子便被唤醒,破土而出,眼前的风景也便有了文学的底色,尘封的记忆也便有了精准的注解。而我,也藉由这样的相逢完成了一次与世界、与自我的约定。

乌桕树依旧立在江边,仿佛在昭示着阅

读的意义:那些读过的文字,从不是束之高阁的墨痕,而是化作了我们看世界的眼睛。更珍贵的是,那些伟大的作者也因此成了跨越时空的我们的知己,纵使相隔千百年、千万里,也能在文字里与斯人同怀。这份灵魂的相契,哪怕只有短暂的一刻,才是阅读最感人的馈赠。

正因这些美好瞬间,我越发笃定地知道,我们的书从未白读,我们的书读得还太少。

作者为舟山中学党委副书记、语文老师